

江戶考證醫學初考 ——森立之的生平和著作*

郭秀梅**

江戶時代的日本漢方醫學發展到了空前繁榮的階段，而森立之則其集大成者。森立之出身世醫之家，先後師從伊澤蘭軒、多紀元堅等知名學者，打下訓詁考據和醫學的堅實功底。青年時代的森立之被流放到相模長達十二年，在那裏與農夫獵戶以及當地的醫生打成一片，汲取了豐富的思想營養，鍛鍊出精湛的醫療技術。他踏勘山石林泉，觀察藥用動植礦物，為爾後的學術生涯積累了寶貴資料。遇赦後回到江戶（今東京）從事漢學和醫學文獻的研究與教學工作，先後完成了《傷寒論攷注》、《金匱要略攷注》、《本草經攷注》、《素問攷注》等考注系列著作，從文字校勘、詞語訓釋、名物考證、臨床實踐諸方面對中醫經典進行綜合梳理論證，廣泛採納了中國歷代醫家和清代樸學家的見解和方法，全面繼承了日本傑出漢方醫學家的研究成果，糾正了許多傳承已久的謬誤，創立了一些發人深思的新說，達到了日本漢方醫學的巔峰。完成了中國傳統醫學的日本本土化的宏偉事業。

關鍵詞：森立之 江戶時代 考證 漢方醫學

*謹對給予筆者指導和支持的崔仲平教授、小曾戶洋教授、岡田研吉醫師、加藤久幸先生表示衷心的感謝。

**日本順天堂大學醫學部醫史學研究室協力研究員

十九世紀中葉日本漢方醫學發展到巔峰階段，在山田正珍(1749?-1787)、多紀元簡(1755-1810)、伊澤蘭軒(1777-1829)、澀江抽齋(1805-1858)、喜多村直寬(1804-1876)等巨匠聳起的層巒疊嶂之上，矗立著漢方醫學的富士山——森立之。

一、非凡的人生

森立之(1807-1885)，字立夫，通稱養竹，號枳園。日本文化四年(1807)十一月生於江戶(今東京)的一個以「養竹」為號的世醫家族。祖父森恭忠為第六代養竹。父親本應承襲為第七代養竹，但由於行為欠檢而失去繼承權，因此，森立之就成為第七代養竹。森立之對竹的感情很深，與家族傳統有密切的關係。

(一) 師從名家

森立之自幼好學，幼時學長雄流書法於宮崎耕海(活躍於18世紀中葉)，又隨古佃玉函(活躍於18世紀中葉)為經史學，就伊澤蘭軒為醫方學，又受物產學於田村元雄(活躍於18世紀中葉)、佐藤中陵(1762-1848)，訓詁考據學深受狩谷棟齋(1755-1835)、多紀元堅(1795-1857)、澀江抽齋等名師啓迪扶掖。唯儒學未入師門，平生尚友中國清代阮元(1764-1849)、錢大昕(1728-1804)、孫星衍(1753-1818)、段玉裁(1735-1815)、王引之(1766-1834)等學者。森立之天資聰穎，篤信好學，廣涉和漢，兼採眾長，為江戶時期漢方醫學之集大成者。

十一歲時，森立之拜澀江全善為師。有趣的是，當時澀江只有十三歲，還未脫稚氣，正在向幕府著名考據學者伊澤蘭軒學習。澀江全

善，號抽齋，後來與森立之等合作著有《經籍訪古志》，為許多中國學者所熟悉。澀江抽齋的《靈樞講義》在文字校勘、詞語訓釋和醫理闡發上都有一定成就。森立之與澀江的交往頗長，堪稱良師益友。

十六歲的森立之始入伊澤蘭軒門下學醫，並初晤町人學者狩谷椽齋。

伊澤蘭軒，名信恬，字儋甫，著有《蘭軒遺稿》等。森立之在所著《傷寒論攷注·序》中說：「《傷寒論輯義》刻成在文政壬午首夏，時余年方十六，乃從蘭軒先生每夜就《輯義》質問疑義。爾後耽味此編，四十五年於茲。」¹在其所著《本草經攷注》中多次引用《蘭軒遺稿》的內容。例如「厚朴」條下：「近來新舶甚稀，其載來者亦多是山厚朴也。文化蘭軒先生在崎陽日，遇清人林仁壽，語次及厚朴事。仁壽曰：『福建數裏間有厚朴林，其大樹不知幾千萬株。』」²再如「麻蕒」條下：「蘭軒先生曰：『嘗見五人食麻葉，皆癡狂，二人即死者。』」³「水蛭」條下：「皇國古昔禁中有蛭飼事，見《定家明月記》。文永三年(1266)將軍家亦有蛭飼之由，見《吾妻鑑》。明和中荻野元凱(1737-1806)著《刺絡編》，大主張蝨鍼之功。近年上總來不去驛一箇，治癰疽惡瘡有奇效。此法先以末藥傅腫所，則忽起發，後貼常用膏藥，其末藥即是水蛭暴乾者云。說具於《蘭軒遺稿》中。」⁴

伊澤蘭軒門下諸生中較著名者，除澀江抽齋、森立之外，尚有岡西玄亭(?-1856?)、清川玄道(1838-1886)、山田業廣(1808-1881)，即時所稱「蘭門五哲」。

¹森立之，《傷寒論攷注·附金匱要略攷注殘卷》(北京：學苑出版社，2001)，上冊，頁1。

²森立之，《本草經攷注·附枳園叢攷》(北京：學苑出版社，2002)，頁486。

³森立之，《本草經攷注·附枳園叢攷》，頁386。

⁴森立之，《本草經攷注·附枳園叢攷》，頁653。

一八五八年，五十一歲的森立之在〈書本草經攷注後〉中說：「文政壬午天醫節八月一日，沿例會於酌源堂。此日餘始遇掖齋狩谷翁，時年十有六。蘭軒先生指余曰：『此兒好讀書，不幸而有好古之一癖疾，亦僕與兄之類證也。』翁曰：『若然，則實終身之痼疾耳。』相對一笑。翁因把杯投余曰：『子若讀書，則宜明小學。小學不明，則讀書無益。』此一語留在耳底矣。先生捐舍後，從翁讀《爾雅》、《說文》等書，頗有所受。」⁵森立之對狩谷師充滿感戴之情，他在同文中又說：「今日研經考證之力，既在當時翁之一語，則翁固非凡眼也。嗚乎！知吾者夫唯翁乎！」

森立之弱冠之年，承襲多紀家學。

漢方醫學大師多紀元簡一族，先祖是中國漢朝皇室後代，姓劉，賜姓丹波，後改姓多紀。

多紀元堅，號菑庭，是多紀元簡第五子。森立之在《傷寒論攷注·序》中說：「蘭軒先生捐舍後，遂入菑庭先生門。又悉受此書秘要，蓋在於《述義》未成之前，其他諸家論說，訪求採錄，收而不漏，然未得歸一之說。」⁶可見森立之從多紀元堅那裏繼承多紀父子兩代學者殫精竭慮的精華，為爾後青出於藍打下深厚根柢。

自幼就有好古之癖的森立之，成年後遂應了狩谷翁的那句預言，患上了終身痼疾，一生以考據為務，以著述自娛。一八三三年，時年二十六歲的森立之開始了《本草經攷注》的寫作。他在〈書本草經攷注後〉一文中寫道：「《本草經攷注》起稿於天保癸巳，方在廿五年前，而落魄相陽十餘年，殆廢披閱。嘉永庚戌再補綴，夜以繼日，草

⁵森立之，《本草經攷注·附枳園叢攷》，頁965。

⁶森立之，《傷寒論攷注·附金匱要略攷注殘卷》，上冊，頁1。

稿始成。」⁷

（二）兩度困厄

1.落魄相陽

正當春秋鼎盛的森立之含毫擲管，躊躇滿志的時候，一場無妄之災突然降臨。一八三七年，森立之被謫遷相模國（現神奈川縣），直到一八四八年遇赦，獲准遷回江戶居住。這十二年間的悲喜感慨，銘刻於《自作壽藏之紙碑》及其著作中。

丁酉二月有故失祿，攜祖母、慈母及妻子落魄於相陽。祖母在浦賀而歿，遂歷大磯大山日向而至於津久井縣。此間十二年，辛苦不可勝言，然樂亦在其中。何者？半為儒半為醫，居則以教授幼童為業，日讀奇籍，耳聽異聞。出則手握刀圭，足涉山川，無論內外二科，或為收生，或為整骨。至於牛馬雞狗之疾，來乞治者，莫不施術，皆實事求是，而頗多發明。又入山採藥，下溪釣魚。有《桂川詩集》，有《遊相醫話》，其行樂中有大裨益於正名學者，皆一一筆錄，以備後考，竟至一百餘卷。其他如《神農本草經》、《素問》、《靈樞》、《傷寒論》、《金匱》、《扁倉傳》、《四時經》、《奇疾方》等，並皆有考注。弘化五年戊申五月遭本藩赦，再來住於江戶。

余壯時落魄於相陽十餘年，刀圭餘暇，跋涉山川，與樵漁為鄰，故於實際略有所得，是亦不幸中之幸也。⁸

顯然，這是一次懲罰，但是現存的文獻中，已無法找到森立之受懲罰

⁷森立之，《本草經攷注·附枳園叢攷》，頁965。

⁸森立之，《本草經攷注·附枳園叢攷》，頁4。

的確切理由。據川瀨一馬氏推測，立之美貌而瘦身，愛好演劇且喜扮女角，曾與某遊女有染，東窗事發而失去阿部家食俸，遷移相模國。⁹也許才華橫溢的森立之，曾有過這種古代文人才子常見的風花雪月的故事。關於落魄的理由，亦沒有必要去深究了。

北京中醫藥大學錢超塵教授曾引《孟子》「故天降大任於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勞其筋骨，餓其體膚，空乏其身。」¹⁰來解釋森立之的這次徙居相陽，也許正是「天意」要把他造就成爲一位能臨證治病的醫生，而拉近了森立之和民眾的距離。森立之本人對此次突如其來的遷逐，竟然沒有怨恨，沒有牢騷，倒是頗有孔夫子樂天知命的度量。在落魄相陽的十二年中，他爲樵漁獵戶治病，先後從事內、外、婦、兒、骨科臨床。尤其是在山區親眼觀察到許多藥材的生長和療效，爲日後印證醫藥理論儲備了豐富的感性材料。

余嘗在津久井縣之日，觀春夏間蟾蜍與水蛙數千相鬪水池中，熟視之，相負相持，綢繆不動者，正是交接也。群鬪中或有死者，故俗呼爲蛙戰，而實非戰也。¹¹

余曩遊歷相州，嘗訪甲州猿橋。猿橋之西北有山，曰巖殿山。山上總是一塊石，其山半向北有石窟，蓋天然巖窟，非人工所能爲也，實爲郡內一大勝地。……余登於此，實弘化丁未(1847)八月廿八日也。此日天氣晴美，然山北寂寂自寒，卷柏如林。忽看大蝙蝠颼颼飛來。將把杖打不得，遂飛入本祠床下。就窺床下，床下有數萬大蝙蝠，皆倒懸相並，如望胡蘆架下，不覺聳然肌生粟。大蝙蝠即天鼠也。因賦得一絕云：「削成石窟屬天機，

⁹川瀨一馬，《日本書誌學之研究》（東京：講談社，1971），頁780。

¹⁰森立之，《素問攷注·附四時經攷注》（北京：學苑出版社，2002），錢序。

¹¹森立之，《本草經攷注·附枳園叢攷》，頁917。

中有靈祠列七扉。上盡雲梯冷如水，只看仙鼠迫人飛。」¹²

如果沒有有落魄相陽十二年，怎麼能看到如此驚心動魄的動物世界呢？

天保七年丙申冬，水府峯壽翁主病洪腫，累月不愈。多紀安叔奉臺命療治，先用《千金》一方（平水丸原方）加大黃瀉下宿水三四升，而後用生料牡蠣澤瀉散。野間樵溪法印（廣春院）在傍曰：「以水草角煮汁，更煮本方，則尤妙矣。」即如其言，逐日通利，遂奏全功。此是安叔登於樂春院法印之位之階梯也。¹³

余遊歷相州，在日向山下藤野村之日，新田村小堤破處得一物，形如茯苓，皮黑肉白，大如手拳而脆，抱竹根。小野氏所，蓋亦與此同。今考其形質，非雷丸，非豬苓，猶是茯苓耳。¹⁴

往年余客居相州日向山麓藤野村之日，聞鄰村兩兒誤食「禰豆古呂志」，一兒卒死，一兒大吐瀉而愈。即木本者也。（指鈎吻）¹⁵

看來相州十二年的生活經歷，成了森立之著作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源泉。

一八四八年五月，森立之遇赦回到江戶，立即開始了筆耕生涯。當年十月奉幕府之命校勘《千金方》，一八五〇年（嘉永庚戌）重新揀起中斷十二年的《本草經攷注》加以補綴，同時著手撰寫《枳園叢攷》。一八五四年被委任為醫學館講師，主講《傷寒論》，開始了長達十五年的醫學教育工作。

¹² 森立之，《本草經攷注·附枳園叢攷》，頁 914。

¹³ 森立之，《傷寒論攷注·附金匱要略攷注殘卷》，下冊，頁 254。

¹⁴ 森立之，《本草經攷注·附枳園叢攷》，頁 873。

¹⁵ 森立之，《本草經攷注·附枳園叢攷》，頁 738。

2. 秋風蕭瑟

就在森立之奮筆疾書《傷寒論攷注》，接近於完稿時，日本發生了近代史上最大的社會變革——明治維新。在《傷寒論攷注》卷三十四末尾，森立之寫道：「慶應四戊辰年(1868)三月二十三日書於作樂屠蘇。近日官軍諸卒已入都下，四鄰寂寥，細雨蒙昧，滿園春色，卻覺如秋色，噫！」

一八六八年五月十六日森立之之子森約之在山田業廣所著的《段長補短記》寫下跋語：「昨日東西諸軍相戰於上野都內，騷擾不可言矣。」

由於政情不穩，從天保十三年(1842)持續二十五年的醫學館陪臣町醫講書聽聞會，於一八六八年二月七日中斷。這時，森立之《傷寒論攷注》的講授也處於休講狀態。六月十日，多紀元佶（活躍於19世紀中葉）將一紙通知送至森立之家，約他到多紀家談話。至此，醫學館正式被關閉，森立之一家於七月十日從品川港出發，海路西下，七月二十九日達祖籍福山，卜居於城南醫者町。

森立之二度內憂外患，明治四年(1871)六月三日三十七歲的愛子約之急死，留下了三十歲的兒媳和十歲與八歲的二女。同年十一月三日，六十三歲的妻病故。喪子亡妻，使六十五歲的森立之精神上受到了極大打擊。此時，日本明治維新的潮流猛烈衝擊漢學，大有廢絕漢方醫學之勢，政府規定「不洋則非醫，漢醫老生則一生為限，其子則必不學洋不得為醫家。」¹⁶一八七九年森立之不得不廢棄九世醫業，到大藏省印刷局當編輯。

¹⁶原田種成，〈清客筆話——楊守敬と森立之との筆談〉，《圖書學論集》（東京：三省堂，1971），頁56。

日本漢方醫學界並沒有銷聲匿跡，一八七九年森立之與山田業廣、淺田宗伯(1815-1894)等同道結成「溫知社」這一皇漢醫學研究民間團體，並發行《溫知醫談》月刊等，千方百計地抵制廢止漢醫的錯誤政策。他們巧妙地利用維新政策的漏洞，倡導溫故知新，繼續授業教徒。森立之再次被聘為講師，「日日以講醫書為業，只療醫者而不療病人，不肯犯國法如此，實可嘆也。」¹⁷森立之組織了盲人會，當時有二三十盲人經常聚集於森立之的門宅，聆聽森氏講授鍼術。森立之平時還親自赴個人診所，傳授醫術。¹⁸他就是這樣，在極其嚴峻的政治形勢和艱難的經濟環境中，老驥伏櫪，頑強奮鬥，期盼著生機勃勃的春天。

（三）精彩的人生謝幕

森立之的遲暮之年，有一段精彩的人生謝幕。

一八八一年春，一位來自中國的學者楊守敬拜訪了時年七十四歲的森立之。

楊守敬(1839-1915)，字惺吾，是中國的地學兼考據學者。一八八〇年他作為駐日公使何如璋(1838-1891)的隨員旅日，在日本滯留到一八八四年歸國。楊守敬曾讀歐陽修(1007-1072)的詩《日本刀歌》中有「徐福行時書未焚，逸書百篇今尚存」之句，以為到日本一定會找到秦火未焚的古籍。他步遊街頭，見日本人對漢學舊籍，棄如敝屣，許多珍貴古本幾乎論斤估值。於是就拿出從中國帶去的碑版古錢，用以物易物的方式換到不少古籍。後來他瞭解到日本漢籍之淵藪全在森立之和山

¹⁷原田種成，〈清客筆話——楊守敬と森立之との筆談〉，《圖書學論集》，頁56。

¹⁸川瀨一馬，《日本書誌學之研究》，頁811。

田業廣，而山田已於一八八一年辭世。

比森立之小二十九歲的楊守敬，當時已知道森立之囊中羞澀，不得不靠賣書度日。於是在兩位學者之間展開了既有學術交流，又有討價還價，既有師徒授受，又有友好切磋的持續十八個月的筆談。

楊守敬不懂日語，森立之會寫漢字，但不會說漢語，兩個人的交流就靠毛筆。在森立之家裏，案頭擺放著森氏供職的大藏省印刷局稿紙，偶爾還利用森氏發行的《溫知醫談》的背面，一〇八頁筆談記錄了森立之晚年嗜書如命而不得不忍痛割愛的窘境，也寄託著他對楊守敬這位中國學者的期待。

根據王鐵策先生〈一份珍貴的訪書實錄——記楊守敬與森立之的《清客筆話》〉¹⁹的介紹，森立之向楊守敬介紹了包括《宋本玉篇》、《玉燭寶典》等四十五種古版漢籍，並指出「《玉燭寶典》誤字甚多」，「我輩以有誤字本為貴。若其誤字一目而可知，知而後說立，說立而後校注成。別作無一誤字之定本則可，不得以古本為誤本也。是我家之讀法也。」又說：「《玉篇》、《廣韻》共以原本為貴，但原宋本誤字甚多，故以可貴。其誤字中可以取考者，往往而有之。清翻刻本一一正誤字，吾今以清本為據，不復以宋本為貴。其誤字，是可以從，是不可從者，其見皆在於我。不可以善本為善也。」在《清客筆話》中森立之還表述了對清代樸學大師的評價：「尊崇段說固然，如《禮說》別有發明，人所不能言者往往而有。但天下言語皆在此書（指《說文解字注》）中，然至於名物，則不及郝氏；至通音通字，則不及王氏者不復少。」

森立之淵博的學識，縝密的思辨，深深地打動了楊守敬的心。在

¹⁹王鐵策，〈一份珍貴的訪書實錄——記楊守敬與森立之的《清客筆話》〉，《文獻》1996.2: 192-202。

《清客筆話》卷四楊守敬表達了求教於森氏的想法：「僕以前專心金石文字，於經史未用功。公耄而好學，我輩愧耳。僕若得留此，當常往來求教，公以爲孺子可教否？」在後來的筆談中，楊氏已謙稱爲弟。楊守敬欲刊刻《穀梁傳》時說：「蓋刻之非徒弟附以不朽，即向山（指向山黃村）亦不朽也。且弟非爲利也。如《穀梁傳》刻之，明知無還本之日，蓋好之少也。」森立之在楊守敬歸國時，贈書爲禮，可見當時二者已相視爲友。

楊守敬的《日本訪書志》，從命名到體例，都有模仿森氏等《經籍訪古志》的墨跡，短短的一年半的時間裏，森立之的學行，博得了楊守敬的敬佩。在森立之人生謝幕時，這位非凡的學者面前，站立著一位來自中國的仰慕者。

一八八四年楊守敬從日本帶回大量珍貴的日本漢籍，先後刊印了《日本訪書志》、《留真譜》、《古逸叢書》，成爲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中日文化交流的風雲人物。他從日本購到的丹波氏《聿修堂醫學叢書》書版，在中國一再刊行，使中國醫學界對日本漢方醫學刮目相看。楊守敬曾打算抄寫森立之所著《素問攷注》、《本草經攷注》等，在《清客筆話》卷六中，楊守敬寫道：「再，先生所注《素問》、《本草》……則祈屬寫生鈔之。」不知是因爲楊守敬不懂醫學，還是因爲森立之不願外借手稿，還是因爲森立之規定的「借出限十日交還」時間太倉促，總之，森立之本人的《考注》系列著作，未能在楊守敬的日本訪書之旅中帶到中國。

一八八五年夏，森立之不幸患上喉頭癌，於同年十二月六日夜八時，與世長辭，享年七十九歲。

(四) 才華橫溢

森立之是一位才華橫溢的學者，博聞強記，「生後五歲以來所見聞事事物物，大半存在於腹中」，在他的一系列著作中信手拈來地引用經史子集，尤其是醫學經典的語句，絕不是臨時搜尋所能濟事的，至少是重要的典籍能熟讀乃至背誦如流才可以做到這一點。他的寫作速度極快，《傷寒論攷注》卷三十一至三十四，以今日版面約一百頁計算，近十萬字的篇幅，是從一八六八年二月十九日至三月十五日不到一個月的時間裏完成的，平均每天完成四千字。

森立之同時又是一位詩人，他的詩作除載於《節齋詩稿》外，還散見於《素問攷注》和《本草經攷注》等著作中，茲摘幾首如下：

五十五年猶若童，守愚養拙未見功。一朝豁解生成理，二九維文悉貫通。²⁰

勿言分手隔天涯，自有飛鴻報月花。若比蕃夷通信邈，一千裏外是鄰家。²¹

外夷未發兵，銳氣滿江城。空看千門上，高風動旆旌。²²

自別正光親喜撰，竹床磁枕清無限。天行難違一般邪，青要主人亦病眼。²³

半百未衰添二齡，椒樽對坐眼先青。今春別有歡心事，考注新成本草經。²⁴

這首七絕是安政五年(1858)元旦，《本草經攷注》脫稿時的喜慶之作，

²⁰ 森立之，《素問攷注·附四時經攷注》，上冊，頁 705。

²¹ 森立之，《素問攷注·附四時經攷注》，下冊，頁 25。

²² 森立之，《素問攷注·附四時經攷注》，下冊，頁 146。

²³ 森立之，《素問攷注·附四時經攷注》，下冊，頁 171。

²⁴ 小曾戶洋，《本草經攷注解說》，收入《本草經攷注·附枳園叢攷》，頁 966。

當時森立之五十一歲，日本人習慣用虛歲，所以自稱「半百未衰添二齡」。

（五）倜儻不羈

森立之具有鮮明的個性。他轉益多師，先後師從諸多名家，卻又不拘於門牆。他博覽群書，綜覈諸家，卻總是試圖越出前人的藩籬，摒棄謬論，創立新說。他一生都在追求某種精神境界，這可以從他不斷變換的別號和室名窺見一斑。

森立之大約是在五十歲以後不斷花樣翻新地變換別號和室名。

一八六〇年（萬延元年庚申）森立之的別號有枳園、枳園生、岐華他述人、五禽道人、信天翁、節齋、速讀翁。他的室名除了「作樂園老人、釘糊、實翁、養竹子、若函、華佗公、華他巷人、華他術公、屠蘇」外，還有鯢樸屠蘇、城之館醫齋、猗儺園、速書屋、琅玕節下書屋等，都見於《素問攷注》。

一八六一年（文久元年辛酉）新出現的別號有枳園山人、竹仙、五禽翁、活翁、槭溪山人，新出現的室名有七絕精廬、恐泥書屋、磊齋，見於《素問攷注》。

一八六二年（文久二年壬戌）又出現玄齋居士、虛心子、養竹翁、歧路亡羊子、菽亭主人、牧羊齋主、竹嶼老人、選軒老人、竹嶼閑人等別號，以及辟古齋、無不愈園、問津館、達鬱堂、軒、榮軒、牧羊齋、師義不師古齋、推致室等室名，見於《素問攷注》。

一八六三年（文久三年癸亥）《素問攷注》中所用的別號還有竹軒居士、漫然居士、未知有閑人、冰臺子、青要主人、涪淡翁、虛心道人、醒翁、白駒山人、簡坻老人、竹向間人、清狂老人、八九山人、溫知子、高節老人等；室名則增添了溫知藥室、何必讀書齋、讀未能

讀書齋、五禽堂、聆風亭、蕘軒、無所有亭、柳下齋、白駒山房、八九山房、博求山房、賙齋等。

一八六四年（文久四年甲子）森立之給自己起的新別號有萊翁、枳園居士、賈佗巷人、芒翁、無方散人、忘翁、五禽子、榮軒拙者、三石道人、椿圃、五禽堂主人、養竹居士；室名又增加了速讀齋、正名齋、臥夢亭、樅軒、溫故知新藥室、貞軒等，都見於《素問攷注》。

一八六五年（元治乙丑）森立之又給自己加上升翁、恒山翁、養蓄翁、耳未順翁等別號。

一八六六年（丙寅）至一八八二年（壬午）別號增竹翁、岐翁、華一翁、養竹老人、未古稀翁、七十一翁、水穀山人等，室名增作樂書屋，均見於《傷寒論攷注》。

一八八五年（乙酉）在《經籍訪古志》跋後附記中，七十八歲高齡的森立之題寫道：「乙酉春分後三日森立之立夫書於水谷街角之容膝屠蘇」。「作樂屠蘇」變成了「容膝屠蘇」，也許是借用陶淵明(365-427)《歸去來辭》中「倚南窗以寄傲，審容膝之易安」以自況，森立之臨終前的書房大概不會真的那麼狹窄吧！

森立之的別號近七十個，室名達四十餘。這在人類文化史上恐怕是極其罕見的，即使是在中國也未出現過如此多雅號的文人墨客。大體上可以認為「枳園」是森立之的相伴終生的自號。其他的別號中有很一部分與竹子有關，這也許與他的家族傳統及個人愛好有關。值得注意的是森立之的許多別號與華佗（約 154-208）有關，這使人聯想到他對華佗奇絕醫術與倔強品格的景仰。否則，他那麼推崇張仲景（150-219）的《傷寒論》，為什麼不把自己比作仲景呢？

森立之的室名其實是隨心境變化而變化的，並不表明他真有四十個書齋。其中師義不師古、速讀、恐泥、讀未能讀書等，都是森氏自勉之詞，也是他追求自我完善的表現。

森立之的大多數別號與一時一地的心情有關，但透過那些頗帶自嘲意味的詞語，可以窺見他清高淡雅、不慕榮利的生活態度。

二、等身的著作

弱冠弄柔翰，卓犖觀群書。森立之在五十多年的筆耕生涯中，為後人留下了一百八十餘部著作。森立之在「自作壽藏之紙碑」列舉了《攷注》等書名，無疑是自認為得意之作。現僅將近年出版的幾部醫學著作簡介如下。

（一）《傷寒論攷注》

森立之在本書卷三十末附記說：「此書起業於慶應元乙丑年(1865)四月，今茲至戊辰(1868)二月，中間凡三年，退食刀圭，奔走餘間，夜以繼日，遂乃脫稿矣。餘五十年來精神之所專注，唯在此三十卷中，如其家說秘訣，其理幻妙幽微，蓋非其人則叵傳。仲景以後以心傳心之至意，久失其傳。注家皆就文字上而解說，但是升堂而未入室之徒耳。今看破其偏陋，而歸於臨症實詣之地，則仲景之書可始讀，而可始施用於今日也。六十二翁立之再錄。」

《傷寒論攷注》的學術成就，首先表現在版本校讎方面。每條原文後面，依次列出《傷寒論》各種版本的文字異同，包括《玉函經》、《脈經》、《千金翼方》、《千金方》、《諸病源候論》、《外臺秘要方》、《傷寒總病論》、《注解傷寒論》以及《醫心方》等。顯然，這已遠遠超出了是正文字的需要。森立之這樣旁搜遠紹，是為尋找《傷寒論》的墜緒，弄清哪些是仲景原文，哪些是王叔和增入的。

例如本書卷八「桂枝加芍藥生薑各一兩人參三兩新加湯」方後，

森立之發表了這樣的見解：「蓋《傷寒論》唐前傳本其種不一，其傳各異，故其文亦有少異。……考『新加』二字必（畢）竟在於後人所不能增入，全是為仲景原文可知也。」本書卷三十一《辨不可發汗病脈證並治》載有森立之《魏氏八疑砭》一文，第一條就長期爭論的「可不可」問題發表自己的看法：「竊謂可不可篇中所收六經篇外諸條，皆是仲景所採用於古醫經中，而自序所云『勤求古訓，博采眾方，並平脈辨證』者是也。」

森立之之子森約之鍼對《傷寒例》寫過一篇《傷寒例沙汰》，試圖甄別仲景原文與叔和所增。《傷寒論攷注》收錄了森約之的研究成果。例如「陰陽大論云」至「可不審明之」一大段文字，森約之《沙汰》云：「案《病源》卷七引此章，冒『經云』二字，《外臺》卷四引《病源》載此文，亦冒『經言』二字，文末云：以上與《傷寒論》同。《千金》卷九引《小品》載此章，亦冒『經曰』二字，《外臺》卷一載此章，亦冒《陰陽大論》四字，文末曰『仲景、《病源》、《小品》、《千金》同。』可知此章仲景舊文也。且夫仲景自序曰『撰用陰陽大論』，是其明徵。」

森立之對古代醫籍極為珍惜，他說：「醫經之一字一言，不可匆匆看過者，往往皆然，以性命之所系在於此也。」又說：「凡讀古書之法，宜先解釋其文義，而後會得其妙理，不可苟以私見加刪添，但當以異本他籍校定之，始得其意耳。」這些見解直到今天仍然有振聵發聵的作用。

《傷寒論攷注》在義理闡發方面的最顯著的特點是旁徵博引，融會貫通。每一條原文之下，都要列舉歷代各家註釋，以及《靈》、《素》、《難》等有關論述，在案語中，通常把散見於各篇的同類條文彙集在一起，互相印證。本書直接或間接引述中國古代醫籍一百一十四部，日本醫籍十九部，朝鮮醫籍一部。為了解釋方劑，對一百二十二味藥

作了詳細考證，其中部分藥物還結合日本國情加以說明。

森立之廣泛吸收中國學者的學術成就，不但對《傷寒論》各家，如龐安時(1042?-1099)、郭雍(?-1187)、朱肱(活躍於12世紀初)、成無己(活躍於12世紀中葉)、劉完素(1120-1200)、許宏(活躍於15世紀初)、汪機(1463-1539)、方有執(1522-?)、喻昌(1585-1664)、王肯堂(1549-1613)、程應旆(清代醫家)、錢潢(活躍於18世紀初)、柯琴(1662-1735)、周揚俊(活躍於17世紀中葉)、張璐(活躍於17世紀末)、張志聰(1610-1674)、張錫駒(活躍於17世紀初)、魏荔彤(活躍於17世紀中葉)、汪琥(活躍於17世紀末)、閔芝慶(活躍於17世紀末)、吳儀洛(活躍於18世紀中葉)、舒詔(活躍於18世紀中葉)、徐大椿(1693-1771)、沈金鰲(1717-1776)、尤怡(?-1749)、秦之禎(元代醫家)、熊壽試(清代醫家)、史以甲(活躍於17世紀末)、黃仲理等(活躍於14世紀末)，都有所徵引，有所評騭。而且對某些前代醫書引錄的已佚《傷寒論》研究著作，例如趙嗣真(元末人)(《仲景全書》)、張兼善(明代醫家)《傷寒發明》(《傷寒準繩》引)，以及林瀾(活躍於17世紀)、沈明宗(活躍於17世紀)、鄭重光(清代醫家)、程知(清代醫家)、吳人駒(清代醫家)(《醫宗金鑑》引)，也有所採擇，有所議論。對於日本醫家，森立之輯錄了多紀元簡《傷寒論輯義》、多紀元堅《傷寒論述義》、喜多村直寬《傷寒論疏義》，以及伊澤蘭軒《蘭軒遺稿》的部分論述。

森立之在闡發義理方面廣泛採用圖表，以比較辨析脈證方藥的異同，全書圖表達七十一幅。這一創舉源自幾十年的殫精竭慮，也得益於作者長期從事《傷寒論》的教學工作。這七十一幅圖表就是當年講授《傷寒論》的教具。

《傷寒論攷注》訓釋詞語八百二十一餘條，引證中國古代經、史、子、集七十六部，訓詁專書二十八部，日本字書六部。森立之充分利用日本保存的中國古代醫籍，以及日本古代醫籍引述的唐以前中國醫

學文獻，取得了卓越的成就。例如，本書卷十四白散方後「強人半錢匕」，森立之指出：「錢匕不成文，宜改作『錢上』。凡云錢五匕，云半錢匕，云一錢匕之類，匕字蓋皆『上』誤。」²⁵他的依據是《頓醫抄》、《醫心方》引《本草序例》「錢五匕者，今五銖錢邊五字者以抄之」作「錢五上」，他認為，「上」改作「匕」是「宋人手校改」所致。近年筆者又以出土資料為依據，進一步證明瞭「錢匕」當為「錢上」。

森立之懂音韻。他讀過王念孫(1744-1832)《廣雅疏證》、段玉裁(1735-1815)《說文解字注》、郝懿行(1757-1825)《爾雅義疏》。他學習運用清儒因聲求義的方法，不拘泥字形，多所創獲。卷一《辨脈法》「齊筑湫痛」一語，森氏云：「湫之為言聚也。湫痛者，水飲結聚作痛也。」又引證龐安時《傷寒總病論》「臍筑湫痛」，指出「湫湫蓋亦同音同義」，然後列舉《說文》、《廣韻》、《集韻》「秋聚音義相通之徵」。森氏訓「狐惑」為「蠱」和「」，²⁶訓「瘰」為「盡」，²⁷深得因聲求義之旨。森立之甚至試圖用音近義通的原理去解釋聯綿詞。對「流漓」的解釋，²⁸對「淋」的解釋，²⁹表明他開風氣之先的膽識，遠遠超過了他的同時代人。令人驚訝的是森立之發現《傷寒論》有押韻的文字。卷三《平脈法》「寸口脈緩而遲」一段，森立之指出：「長、光、商、長、盛、生、鞭、行、強皆押韻。」「趺陽脈滑而緊」一段，「強、強、傷、瘡四字押韻。」

《平脈法》開頭有一段四言韻語。錢超塵先生《傷寒論文獻通考》

²⁵ 森立之，《傷寒論攷注·附金匱要略攷注殘卷》，上冊，頁 569-570。

²⁶ 森立之，《傷寒論攷注·附金匱要略攷注殘卷》，下冊，頁 532-533。

²⁷ 森立之，《傷寒論攷注·附金匱要略攷注殘卷》，下冊，頁 548-549。

²⁸ 森立之，《傷寒論攷注·附金匱要略攷注殘卷》，上冊，頁 215。

²⁹ 森立之，《傷寒論攷注·附金匱要略攷注殘卷》，上冊，頁 419。

依據「明」與「常、長、亡、昂、綱」押韻，考定為出自西漢。³⁰

在散文中夾雜韻文，從《老子》甚至更早的西周銘文就有記載。上古刺法、鍼經、脈書用韻語，大約是便於口耳相授中諷誦記憶。《傷寒論》「勤求古訓，博采眾方」，其中的韻語產生於仲景以前，是完全可能的。

森立之十分重視臨床實踐，無論是他自己治驗的，還是別人經驗的，他都結合《傷寒論》相關條文加以記述。

卷二十一麻黃連軹赤小豆湯方後：「連堯（翹）解水血之結滯，除一切濕熱，故瘡家小兒多用之。此物一味煎煉為膏，其功最多，小兒諸症無所不用。此方迂元崧翁所自驗，餘亦屢驗，故並錄於此，以弘其功云。」³¹

卷二十四附子湯方後案語：「《外臺》、《近效》療腳氣方，以甘附二味煎汁捋腳，是以內藥為蒸斂法，與外灸法同理。安政戊午(1858)之秋，江戶暴瀉病流行，無處不病者。東葛飾一村有老婆以浴馬之湯為生者。一田夫忽逢暴瀉病，老婆以薑蕪湯暖四末冷處並腹腰，恰如浴馬之狀，一日行此法而愈。爾後此一村同病者數人，皆依此法，無不活者。」³²

森立之把《傷寒論》讀活了，用活了。

森立之獨立不倚的個性，表現在對前人的觀點不存偏見，擇善而從，不因其有名而曲意迴護，不因其無名而掩質埋光。例如「三指撮」，森氏認為「乃謂三指頭一撮也。而《素問識》以三指撮為三撮，故云三指撮，即一方寸七餘。非是也。」³³

³⁰ 錢超塵，《傷寒論文獻通考》（北京：學苑出版社，1993），頁103。

³¹ 森立之，《傷寒論攷注·附金匱要略攷注殘卷》，下冊，頁35。

³² 森立之，《傷寒論攷注·附金匱要略攷注殘卷》下冊，頁89。

³³ 森立之，《傷寒論攷注·附金匱要略攷注殘卷》，下冊，頁571。

關於「川烏」之名，森氏指出：「川烏頭之名昉於宋人，唐以上無川烏之號。而《本草綱目》烏頭（附子之母）附方引《小品方》產後中風有川烏頭、大豆紫湯加川烏者，引深師癰疽腫毒用川烏頭。今考《外臺》此二方共不收。李氏之杜撰每每有此例，不可輒從也。此云川烏者，後人所改，非張氏之舊也。」³⁴

（二）《金匱要略攷注》

森立之在一八五六年（安政丙辰）到一八六三年（文久癸亥）之間撰寫了《金匱要略攷注》，現存十一卷，是森氏弟子青山道醇（清美，活躍於19世紀末）的手抄本。根據森氏在「果實菜穀禁忌並治第二十五」之末附記：「安政丙辰三月廿三日三更燈下收毫」可知是先寫最後一篇。

現存十一卷為：藏府經絡先後病脈證第一、瘧濕喝病脈證治第二、百合狐惑陰陽毒病脈證治第三、瘡病脈證並治第四、中風歷節病脈證并治第五、婦人妊娠病脈證并治第二十、婦人產後病脈證治第二十一、婦人雜病脈證并治第二十二、雜療方第二十三、禽獸魚蟲禁忌并治第二十四、果實菜穀禁忌并治第二十五。

考慮到森立之幾乎同時撰寫《傷寒論攷注》與《金匱要略攷注》，而《傷寒論攷注》編撰甫畢，就發生了明治維新和醫學館休講，因此，《金匱要略攷注》最後完成是相當倉促的。值得注意的是森立之的弟子青山道醇在抄寫本書時加了少量案語，但未能貫徹始終，大約是形勢所迫，難乎為繼吧？

³⁴ 森立之，《傷寒論攷注·附金匱要略攷注殘卷》，下冊，頁588。

（三）《素問攷注》

從一八六〇年初到一八六四年十月，森立之完成了《素問攷注》。這是森立之集十九世紀以前中日學者《素問》研究大成之作。

《素問攷注》八十一篇中，除了運氣七篇和遺篇之外，每篇的標題後都標明相同的內容在《甲乙經》、《太素》、全元起是如何記載的，接著列舉日本學者多紀元簡《素問識》、多紀元堅《素問紹識》、伊澤蘭軒《蘭軒遺稿》的見解，偶爾還涉及喜多村直寬、目黑道琢（驢恕公）（1739-1798）、北山友松（?-1701）、平田篤胤（1776-1843）、內藤希哲（1701-1735）、鰲城公觀（金窪七朗）（活躍於 18 世紀末）等人的觀點。然後大量引述《靈樞》、《傷寒論》、《金匱要略》、《神農本草經》、《難經》、《脈經》的相關文字，選錄楊上善（活躍於 7 世紀初）、王冰（活躍於 8 世紀中葉）、滑壽（1304-1386）、張介賓（1563-1640）、吳崑（1551-1620?）、馬蒔（活躍於 16 世紀末）、張志聰（1610-1674）、張琦（明代醫家）等人的注文，校短量長，擇善而從。在關鍵詞語和醫理闡釋上，森立之用「案」字提示，全面深入地進行考證，大量援引中國古代經史子集及中國和日本的字書、韻書、訓詁專著，尤其是對清代樸學大師顧炎武（1613-1682）《金石文字記》、王念孫、王引之父子《經義述聞》、《經傳釋詞》、段玉裁《說文解字注》、郝懿行《爾雅疏證》引證頗多。

無論在中國還是日本，對《素問》作如此深入詳瞻考注的，只有森立之，可以說是亙古一人。

《素問攷注》繼承發揚了中國乾嘉學派和日本考據學派的優良傳統，在文字校勘上取得了這個領域前無古人的豐碩成果。森立之對《甲乙經》、《太素》作了徹底研究，全面指出二者與《素問》的異同。他並不是獵奇式地列舉幾條以證《素問》之誤，而是反復斟酌，不存

偏見地論定諸本是非。令人感興趣的是森立之對《太素》和楊注文字的訛誤也多所是正。

例如本書「二陽之病發心脾」，森立之指出：《太素》作「心痺」，宜從。³⁵「少陽之脈色榮頰前。」林億（活躍於 11 世紀中葉）《新校正》云：「《甲乙經》、《太素》『前』作『筋』。」森立之案：今本《甲乙》作「前」，與宋臣所見不同。³⁶這是以《甲乙經》、《太素》正《素問》的例子。

又如「肺之腎，謂之重陰。」森氏認為：「肺」當「肝」字之訛也。《素問》、《太素》皆不正也。³⁷這是理校法的例子，非深於醫理又兼精六書者，不能如此精覈。

《素問攷注》在訓詁方面的成就得益於森立之深諳清儒因聲求義的方法，並以醫理為指歸。例如森立之指出：「吞」即「涪」假字。涪，食已而復吐之。³⁸還有「蠱」訓「固」、「狐」。³⁹「癰、淋」之辨⁴⁰等都頗得訓詁精微。

如果森立之亦步亦趨地承襲江戶諸賢衣鉢，如果他只會仰望乾嘉巨儒的項背頂禮膜拜，那麼，他就不可能掙脫傳統訓詁考據學固有的經學附庸和煩瑣考證的羈絆，歷史對森立之的評價也將依違於醫學與考據學之間，而不會成為像我們今天看到的這位具有非凡創造勇氣的偉大學者。

森立之先後師從伊澤蘭軒和多紀元堅，在《素問攷注》中，對兩

³⁵ 森立之，《素問攷注·附四時經攷注》，上冊，頁 308。

³⁶ 森立之，《素問攷注·附四時經攷注》，上冊，頁 807。

³⁷ 森立之，《素問攷注·附四時經攷注》，上冊，頁 218。

³⁸ 森立之，《素問攷注·附四時經攷注》，上冊，頁 608。

³⁹ 森立之，《傷寒論攷注·附金匱要略攷注殘卷》，下冊，頁 532-533。

⁴⁰ 森立之，《傷寒論攷注·附金匱要略攷注殘卷》，上冊，頁 419。

位恩師的深情感戴洋溢於字裏行間，《蘭軒遺稿》、《素問紹識》的學術見解和治學方法引述不一而足。但他決不囿於門戶之見而曲意護短，甚至偶爾還公開批判多紀元堅「《紹識》之說似是而非是」，而對多紀元簡《素問識》更是頗多微詞。森立之對中國明清的《素問》注家比較贊賞張介賓和張志聰，然而，二張受到森氏的批評也最多。唯一推崇備至而未受批評的中國醫家是明代的吳又可(1580-1660)。這大約是《溫疫論》的理論創新精神打動了森立之的緣故吧？

《素問攷注》發展了張介賓「以《靈樞》啓《素問》之微，《素問》發《靈樞》之秘」的方法，擴及《難經》、《本草》、《傷寒》、《金匱》，以及《千金》、《外臺》、《醫心方》等古典醫籍。他發現《素問》與《傷寒》諸多義理互通之處。例如在本書中森氏曰：「已下數證並屬狂證，傷寒內因諸狂證與此同理，宜活看也。」⁴¹又云：「今據《傷寒例》載此文，而每首舉脈狀，恐是仲景所見《素問》尙有此全文歟？他古經遺文歟？宜據以補本經之缺。」⁴²

森立之還發現《素問》裏大量存在「自相爲經傳」的現象。例如在《平人氣象論篇》「喘數絕不至曰死」時案曰：「此七字，恐是前文『絕不至曰死』之注解。」又在《刺瘡篇》中案曰：「『傍五腧俞各一』者，『背俞』之注腳也。古文往往有此例，自相爲經傳也。」等等。

自相爲經傳，就是阮元《經籍纂詁·凡例》裏說的「經傳本文即有訓詁」。《素問》和《靈樞》裏既有成篇成段的文字是專門解釋某篇經文的，也有零散的文字解釋單個詞語或句子的。這種現象表明，《內經》是在世代相傳的過程中逐漸積澱而成的。

⁴¹ 森立之，《素問攷注·附四時經攷注》，上冊，頁 753。

⁴² 森立之，《素問攷注·附四時經攷注》，上冊，頁 779。

其實，林億《新校正》已經發現了《素問》解釋《靈樞》的現象。《新校正》「詳自篇首至此，文出《靈樞經》，《素問》解之，互相發明也。」⁴³但從來沒有人像森立之這樣大量列舉「自相為經傳」的現象，並作出種種推論。

森立之還發現「《太素》與《甲乙經》合。」認為「宋臣所見《太素》非全卷。」⁴⁴這些都為深入研究《素問》開辟了新的途徑。

森立之另一項重要發現是《素問》裏大量存在雙聲疊韻構成的聯綿詞，雖然他沒有使用朱駿聲(1788-1858)《說文通訓定聲》裏提出的術語——連語，而是用「熟語」之類的詞作為一個整體加以解釋。散見於《素問攷注》的有：旁光、恍惚、靈蘭、祝由、索澤、逡巡、諛諂、瘰癧、宛轉、解、淫灤、隱軫、礪礪、消索、從容等。儘管某些詞語的解釋還有可商榷之處，但在十九世紀有此見地，還是令人贊佩的。

一個人能發前人所未發，窺見軒岐古經中如此眾多的閩奧，已經足以引為自豪了，但這些都是紙上得來的文字功夫，許多皓首窮經的學者也可以取得這樣的成就。森立之的貢獻遠不止這些。

森立之治學之精髓在於「實」、「活」二字。

實，森立之稱為「實詣」。大體相當於中國人所說的實際考察和臨床實踐。《素問攷注》記載了許多來自實踐的鮮活材料。例如《異法方宜論篇第十二》「故其病皆為癰瘍」森案：「今本邦相豆總房海濱之地，多疥癬小瘡瘰癧腳膝風之類，亦所以多食魚鹽也。」他又說：「本邦治癰，自有古來傳法。」⁴⁵

值得注意的是森立之對腹診法和洗浴發汗法的記述。

⁴³王冰，《黃帝內經素問》（北京：人民衛生出版社，1963），頁282。

⁴⁴森立之，《素問攷注·附四時經攷注》，下冊，頁579。

⁴⁵森立之，《素問攷注·附四時經攷注》，下冊，頁385。

腹診法源於《素問·氣府論》，是地地道道的岐黃醫術，但後世醫家對此不甚了了，而日本醫家對腹診法從理論到實踐都非常重視，並有發揮，甚至以此為自家學問。多紀元簡在《醫賸》中記載了他向清醫胡兆新(1746-?)提出的關於腹診法的討論，並批評中國醫生不諳腹診之法。⁴⁶森立之在《素問攷注》中說：「『腹脈法』三字，諸注未了。蓋鳩尾已下至橫骨一尺六寸，今依《明堂》自鳩尾至曲骨一尺二寸，此中動脈不能常見，人病則見之臍下腹部，脈候實為決死生之原本。余家所傳《腹診祕訣》亦在於此，則『腹脈法』三字不可忽忽看過也。」⁴⁷

洗浴發汗法，源於《素問·陰陽應象大論》的「漬形以為汗」，森立之寫道「皇國古昔傳用此法，名曰『由由天』。見《榮花物語》及《狹衣》，詳具《蘭軒遺藁》中。」

密切聯繫實際，用日本人民的實踐經驗解讀詮釋《素問》，使岐黃醫術日本本土化，森立之在這方面的賞試是卓有成效的。

活，森立之稱為「活看」。他說：「凡古經活看，則皆切當於今日矣。不能活看，則茫茫紙上空論。先心中立如是見解，然後枕藉古經，則所不能通解者幾希矣。」又說：「凡古經之文，有不可依文而得義者，得義而後，其文可始得解也。」

森立之是活看古經的典範。《素問攷注》無一處不浸透著穎悟圓活的靈性。但這一切都是建立在對古經高度稔熟的基礎之上。他旁徵博引，給人一種默記在心信手拈來的感覺。

五十五年猶若童，守愚養拙見未功。

這是森立之寫於一八六一年的一首七言詩裏的兩句。在《素問攷

⁴⁶多紀元簡，《醫賸》（東京：名著出版，1809），頁117-119。

⁴⁷森立之，《素問攷注·附四時經攷注》，下冊，頁436。

注》各卷末尾，常常能看到森立之抒懷之筆，就好象一個天真的孩子做完功課後立刻到外面去宣洩一番。小心地守護一顆赤子之心，對外界事物保持廣泛的興趣，不斷吸收新鮮事物，與時代一同前進，這是森立之做人的特點，也是他取得超凡脫俗業績的重要原因。請看以下記載：

此理古人或有容疑者，可笑。夫我地球者一團石也，石即是金，金即是石。此團石中所含之水，上見為海河井川，是其由尾閭復達山峰者，則知水者非金不得生也。沙石土木之類，誠球表膚淺之物，唯其自球心出來見者，磐與水之二耳。磐即是金，金者磐石之脂液精華也。⁴⁸

西洋之學，盛行於清朝，延及皇國。近來醫家修其術者尤眾，蓋不辨異法方宜之義之甚者也。⁴⁹

此案語鍼砭時弊，似乎排斥西洋醫學。但請看下面的文字：

咸豐元年辛亥(1851)，西醫合信與清人陳修堂同撰《全體新論》，其說云：人身眾管，以汗管為最多。西國醫士以顯微鏡自照其掌，登方一寸，有三千五百二十八孔，每孔之下管長二分，彙而算之，共長三丈三尺。⁵⁰

余自少年患齲齒，今甲子年，春秋五十八，而下齒右傍唯存三齒，上下共造義齒，以給朝夕之用，皆以曾所落齒牙作之，其不足者用高祖中虛君遺齒補足之。口科佐藤文仲與余友善，故為余造義齒，極其精眇，言語飲食共如舊時。嘗聞西洋器物製作之妙巧，月日盡奇，而義齒之工未聞有之，近年香港有口

⁴⁸ 森立之，《素問攷注·附四時經攷注》，上冊，頁 227。

⁴⁹ 森立之，《素問攷注·附四時經攷注》，上冊，頁 342。

⁵⁰ 森立之，《素問攷注·附四時經攷注》，下冊，頁 494。

科善造義齒，云從日本所傳。⁵¹

（四）《本草經攷注》

森立之對《神農本草經》的研究，可以追溯到青年時代。他在《本草經攷注·序》中說：「余自幼枕藉此經，螢雪餘光，手不舍筆，蓋卅年於此矣。花間月下，在浮白飛觴之間，未嘗不一念及此，稍稍有所發明，竊謂得古《本草》之微，著為此編，以俟後之君子。」

日本漢方醫家從隋唐時代就在臨床中使用中藥材，早在平安時代(794-1192)就編著了本草辭典《本草和名》。但森立之發現有不少藥材，中國《本草》記載聚訟紛紜，日本的許多書籍言人人殊，所以他花了很大精力從事藥材的辨偽求真。他不滿足於紙上得來的那些往往是相互矛盾的記述，盡可能實地考察，親眼看一看，親手摸一摸，甚至親口嘗一嘗。

日本列島與中國大陸雖同處北半球，但天然植物有很大差異。許多藥材日本原不出產，也有些藥材日本並不缺乏，但卻無法辨別其形態和功用。日本漢方醫學家中很早就有許多人注意到引種鑒別，森立之還做過驗證、炮制、代用的嘗試。

森立之在《本草經攷注》中記述了十八世紀至十九世紀中葉幾代日本醫家和園藝家引進中國、朝鮮不同品種藥材的史料，見《本草經攷注》藍實、蔓荊實、白斂、酸棗、山茱萸、白芷、人參、厚朴、龍眼、白鮮、梅實、亭歷等條。並多處對文獻中記載的藥物和所見到的實物，進行了歷史性、地域性的鑑別，對於正確認識和使用藥物，提供了有力的證據，見《本草經攷注》遠志、牛扁、秦艽、秦椒、雲實、

⁵¹ 森立之，《素問攷注·附四時經攷注》，下冊，頁 576。

石長生、雷丸、薇銜等條。

森立之對《本草》學的研究的另一特點，是付諸實踐進行驗證。在實踐中充分發揮自己的才智，奇缺的藥物，自己栽培，或以類似品代用。許多活生生的事實，為後人留下了寶貴經驗和教訓。

大黃條下云：舶來有數品，新舶不及古舶者。今城州、和州傳彼種，多栽植，藥肆謂之真大黃，形狀與諸家所說合。切之，內有錦紋紫筋，唯其氣味不及舶上者。近來新舶甚稀少，其價甚貴。甲寅年(1854)至一斤價十圓金，刀圭殆空此一味。余百計得彼種，培養自製，頗得其法。其法陶說所云「日乾」也，試之病者，氣力稍緩，不如舶來者。雖無暴下駿快之功，而臭便滑利，無腹痛之患，與陳氏所謂「取和厚深沈能攻病」者相似。與取瀉洩駿快，推陳去熱者大不同。故施之雜病、徵毒、飲辟等證，緩治有效。但傷寒三承氣非舶來者，則不可。是余所新奇發明，故筆於此。今猶後園養數畦，種子無絕，年年乾製，不乏日用，亦堪向人誇。⁵²

麻黃條下云：蘭軒先生曰：「嘗見五人食麻葉，皆癡狂。二人即死者。」劉桂山(多紀元簡)《奇方隨鈔》云：「麻葉有大毒，寬政十二年庚申(1800)夏，江戶湯嶋本鄉一寺園中多栽大麻，其葉蓊蓊可愛，摘採為菹食之，食之者五六人皆一時發狂，恰如醉人。過兩日猶未止，初未知何所為。或謂神佛譴祟，後漸以為麻葉食毒，一醫多與解毒藥而愈。⁵³

苦參條下云：余嘗以苦參酒煎作膏，代熊膽用，其效亦不減

⁵² 森立之，《本草經攷注·附枳園叢攷》，頁 702-703。

⁵³ 森立之，《本草經攷注·附枳園叢攷》，頁 386。

膽。54

森立之試圖用苦參代替熊膽，並取得良好的效果，是令人鼓舞的。森氏青年時代曾在相模與獵戶一同喫過熊肉，由於膽汁滲入肉內，不堪下嚥。他曾用豬羊膽入藥，但無論何種哺乳動物的膽汁都存在藥源匱乏的問題。當今世界保護野生動物的呼聲日益高漲，許多動物源藥材面臨如何尋找代用品的問題。

絕大部分動物藥，日本列島都有出產，但還是有一些要靠引進。森立之記述了他親歷的生動事例，表現了求真務實的科學精神。

蟻蟲條下云：國產無蟻蟲，故古昔以「於女牟之」當此歟？蓋亦有所受而然耳。聞羽州莊內所產，形狀與舶來者同，未見。宜搜索而得之土名也。⁵⁵

犀角條下云：安政乙卯年(1855)，清商所賚犀角中有二角雙生連皮者，即為本藩所藏，其一角長一尺二寸，蓋是額角。其一角長六寸三分，蓋是頭角，其重五百六十錢，以其連皮考之，則《交州記》所云「鼻上角短，額上頭上角長」，其說出目驗可知耳。⁵⁶

鱉甲條云：鱉國產無，有紅毛舶來，名曰「加亞伊末牟」，又「加伊末牟」，此物近舶頻載來，全魚有大一二丈許者。⁵⁷日本和朝鮮半島的醫生大量使用天然藥物。早在一五九六年，朝鮮國王宣祖在教令許浚（朝鮮醫家，活躍於16世紀初）編寫《東醫寶鑑》時，就說：「我國鄉藥多產，而人不能知。爾宜分類，并書鄉名，使民易知。」但許浚未能完成朝鮮半島藥用植物的普查。他只是在漢字藥名

⁵⁴ 森立之，《本草經攷注·附枳園叢攷》，頁504。

⁵⁵ 森立之，《本草經攷注·附枳園叢攷》，頁642。

⁵⁶ 森立之，《本草經攷注·附枳園叢攷》，頁605。

⁵⁷ 森立之，《本草經攷注·附枳園叢攷》，頁662。

之下，用諺文（朝鮮字母）作了對譯，少數藥材注明了朝鮮產地。日本幕府在實行鎖國政策的同時，允許藥材貿易，有條件地引進中國醫生赴日臨證授徒。對於日本國產藥材的鑑別，還組織過中日兩國醫生研討，共同編寫日本本草誌。但此項工作由於當時人員往來限制過多，無果而終。

《本草經攷注》中一鱗半爪的記述，反映了日本醫家為解決藥材品種混雜而付出的努力，也必將鼓舞二十一世紀中、日、韓醫藥工作者，在更高更深的層次上，揭開《神農本草經》以及後世本草著作所列天然藥物治病濟人之謎。

《本草經攷注》，普遍採用清儒因聲求義的方法，進行名物訓釋，在許多方面達到十九世紀岐黃醫學研究的巔峰，其中有些足以訂《說文》之誤，補王、段之失。由於森氏大部分著作一百多年來沒有正式出版，中國學界罕有知之者。

森立之認為：「天下必有物而後有聲，有聲而後有字。」「宜舍字而取聲，因聲而得物。」他又認為：古有雅俗二言，但「雅言不必正，俗言不必訛」。「上古俗言之散在諸書，而全然存在於今日，在內經則《素問經》、《靈樞經》，在外經則《山海經》、《本草經》是也。」⁵⁸森立之這一觀點肯定了醫學經典是俗言，即「凡庶賤人之言」，無異於承認醫藥知識是人民大眾創造的，醫藥名詞是人民大眾口語的產物。所以，森氏大量搜集疾病和藥物的異稱別名，從聲音入手，探尋古今方域由於唇齒牙的舌細微嬗變而出現的分繁複雜的文字現象。

這一方面森氏採用的術語與漢儒、清儒相同，主要有「之言」和「之為言」，二者沒有差別。例見《本草經攷注·後記》。

⁵⁸ 森立之，《本草經攷注·附枳園叢攷》，頁 1002。

如果說森立之在聲訓推原方面並未脫離前人窠臼，那麼，他在運用音近義通的原理，分析由於語音演變而形成的文字差異方面取得的成就，足以頡頏王、段，比蹤郝、朱。他在《本草經攷注·序》中不無得意地說：「就聲而得字，就字而得義，有義而後有方言，方言亦有緩急顛倒之不同。錯綜考究而後始可以得其本義，是吾家之讀法也。」

森立之以「緩急顛倒」四字，道盡病名藥名歧異之緣由。他說：「藥名有緩呼急呼，自爲二名者。」所謂緩呼，就是一個音節拉長變爲聲音相近的兩個音節；急呼，就是兩個音節拼讀成一個音節。森立之在緩呼急呼方面投入的精力和取得的成就，與中國古代的訓詁大師相比則毫不遜色。

森立之幾乎與清代的樸學家同時關注漢語中大量存在的聯綿詞現象。他讀過明人方以智(1611-1671)的《通雅》：「諛語者，雙聲相轉而語諛諛也。」學到一個術語——連語。但他顯然沒有機會讀到朱駿聲《說文通訓定聲》，所以在《本草經攷注》和《枳園叢攷》中使用的概念並不規範。

森立之分析聲韻主要靠《韻鏡》，偶爾也用段玉裁的《六書音韻表》。這些知識用於分析疊韻而有餘，用於分析雙聲則不足。但是，森立之卻擁有任何中國學者都很難具備的武器，那就是日語漢字的音讀。日語至今沒有完整的輕唇音，而古代漢字傳入日本時也是沒有輕唇音的。日語也缺乏舌上音，這與上古的漢語頗爲近似。所以，森立之在一些具體聲紐的處理上，所得出的結論幾乎與錢大昕的「古無輕唇音」、「古無舌上音」說相同。在《本草經攷注》中，森立之引證大量用漢字表示的日語漢字訓讀，可知日本人的口語中也存在急呼、緩呼現象，很可能森立之就是這樣觸類旁通而產生的靈感。

森立之認爲《本草經》是俗言，是「凡庶賤人之言」。顧炎武引

服虔「吳蠻夷音」說，固然語含貶義，但也道出一個重要事實，就是南方方言的發音有許多與北方不同，而且長江以南的人唇舌之開闔舒斂的某些習慣，很容易產生「數語共成一言」的現象。

俗言如此，雅士何嘗不如此。漢賦裏大量使用聯綿詞，令人眼花撩亂。日本學者吉益南涯(1750-1813)《補正輯光傷寒論》解釋「賁豚」時引用了馬融(79-166)《長笛賦》：「山水猥至，瀑噴沫，奔遯碣突。」以及嵇康(233-262)《琴賦》：「從橫駱驛，奔遁相逼。」⁵⁹可見「奔豚」也是一個聯綿詞，含義略同「奔突」。其實與豚(小豬)是不相干的。那麼奔豚是否可以認為是單音節奔加上一個韻母相同的遯而構成的呢？很可能。

二十世紀學者對聯綿詞的研究，以王國維(1877-1927)的《聯綿字譜》、朱起鳳(1923-)的《辭通》、符定一(1879-1958)《聯綿字典》為代表，達到了很高的水平。但他們對醫藥典籍的辭語涉獵不深。《本草經攷注》、《枳園叢攷》的許多研究成果略加整理，足以補王、朱、符三氏之缺失。

中醫界的訓詁研究上世紀八〇年代形成一個高潮，所取得的成果以通假字的破讀為主，未及深入於聯綿詞就戛然而止，以至在諸多醫典聯綿詞的解釋上，依然五花八門，望文生訓之風並未消弭。

(五) 《枳園叢考》、《枳園叢考續錄》

這兩部姐妹編是森立之醫典考據的精華薈萃。森立之在《枳園叢考·序》中說：「余枕疴醫經經方之間三十餘年，每逢其疑義，必援

⁵⁹郭秀梅、岡田研吉，《日本醫家傷寒論注解輯要》（北京：人民衛生出版社，1996），頁237。

引諸書以爲之考據，隨得隨錄，葉葉片紙散在數匡，其間借失者亦復不少矣。今鳩集其存者，分爲上中下三卷。」⁶⁰《枳園叢考續錄》分卷一、卷二。兩書共收一一二條，絕大多數是選取醫典的疑難問題加以考證詮釋。部分內容已在《本草經攷注》中作了介紹，茲不贅述。

三、日本漢方醫學的「完人」

森立之逝世的時候，他的著作幾乎都沒有出版，他的墓碑沒有刻上什麼顯赫的頭銜，他的頭頂更沒有罩上什麼眩目的光環。但是，他卻是日本漢方醫學的「完人」。

明代文壇領袖王世貞(1526-1590)評價李時珍(1518-1593)時曾說：「真北斗以南一人。」面對森立之取得的巨大成就，我們可以這樣評論這位「完人」——舉世無雙。

如前所述，森立之在醫理闡發、文字訓詁、版本校勘、名物考證方面都造詣精深，他能夠與同時代的各個領域的專門學者校短量長。他繼承了日本考據學派的衣鉢，汲取了幾代漢方醫學大師的精華，又在幾度沉浮的人生熔爐中淬礪升華，從而取得登峰造極的學術地位。

森立之取得如此輝煌的成就，當然是他博精超凡，又勤奮過人的結果。但是，不可否認，這與十九世紀中葉日本漢方醫學發展的良好環境密不可分。

一六〇三年德川家康(1542-1616)在江戶設立幕府，執掌國政，開始了江戶時期。其中前百年爲江戶前期，相當於中國的明末清初。大約從十八世紀初開始的七十年間爲江戶中期，相當於中國的雍正、乾隆時期(1723-1795)。在這一段時間裏，清代樸學家的著作已突破中日雙方

⁶⁰ 森立之，《本草經攷注·附枳園叢攷》，頁971。

閉關鎖國的障礙，經由民間交往而傳入日本，在學術界引起巨大迴響，形成了以井上金峨(1732-1784)、山本北山(1752-1812)為代表的日本考據學派。井上金峨的弟子多紀元簡把訓詁考據方法運用於醫學文獻研究，取得了令人矚目的成就。但多紀元簡還來不及理解消化艱深難懂的音韻學，也未能看到《太素》，就匆匆辭世。

大約從一七八〇年到一八六八年，是江戶後期，這八十多年間清代樸學達到頂峰，日本學者貪婪地吮吸著段玉裁、王念孫等樸學大師著作中的營養，迅速達到成熟的階段，並運用文字、音韻、訓詁，以及目錄、版本、校勘方面的知識，去研究醫學典籍。而在同一時期，中國醫家對樸學幾乎毫無熱情。只有俞樾(1821-1907)、胡澍(1825-1872)、孫詒讓(1848-1908)、于鬯(1854-1910)、莫枚士(活躍於19世紀中葉)等幾個文人，對古典醫籍作過蜻蜓點水式的研究。

江戶後期，日本醫儒學者互相溝通，而且集中於江戶，經常舉行學術交流和肄習活動。他們充分利用了中國古典醫籍流傳到日本以後保存完好這一條件，首先從版本校勘上取得突破，蕩滌了孤陋寡聞、抱殘守缺的風氣。只有在這樣的學術氛圍中才能產生森立之。

中國從隋唐以後，科舉取士，最優秀的知識精英大多踏上仕途。歷代醫家中只有宋代的許叔微(1079-1154)、明代的王肯堂(1549-1613)中過進士。其中王肯堂做過大官，但他無法抗拒內心深處濟世活人的召喚而放棄了仕途，選擇了刀圭與翰墨，一生著述甚豐。但王肯堂那個時代尚未出現注重證據的考證學，他的成就不能不受到明代學術風氣的限制。明代的李時珍和張介賓(1563-1640)是兩位出類拔萃的大師。李時珍的成就側重於本草學，他受王安石(1021-1086)《字說》、陸佃(1042-1102)《埤雅》的影響較大，有許多解釋難免牽強附會之誚。張介賓在理論與臨床上的貢獻非常突出，他對《內經》的整理和註釋，甚至包括對許多文字從醫理方面所作的校勘，都令人嘆服，但望文生訓隨處可見。

清代醫家中張志聰對醫學典籍的解釋最受人稱道。他和同學、門人三十多人組成一個學術集團，經常討論經典中的疑難問題。這種景象與日本漢方醫學界講肄之風頗為近似。但在這個學術集團裏，張志聰處於至高無上的地位，以張志聰名義撰寫的幾部著作中，雖然保存了一些門人的獨到見解，其中有些還被森立之加以引證，但卻沒有真正意義上的爭論。而且，張志聰那個時代還沒有出現乾嘉學派高度發達的小學，張志聰本人甚至對訓詁學持排斥態度。

徐大椿(1693-1771)中過秀才，是個才華橫溢的人。他的著作很多，但對經典用力較少。而且當乾嘉學派興起的時候，他已年邁力衰，耄耋之年再去啃那些艱深生澀的音韻學著作，恐怕只能望「天書」而浩嘆了。而在日本，兼通醫儒的博雅君子指不勝屈，其中有許多是世代相傳的名門望族。

歷史老人給予森立之特別多的眷顧，在他從容地完成幾部經典的考注後，才強迫他放棄醫業；歷史老人也和森立之開了一個玩笑，在他基本上完成岐黃醫學日本本土化之後，立刻在日本全境禁絕了這種具有無限生命力的古老醫術。

二十世紀中葉以後逐漸有人重新發現了森立之。一九八〇年日本青年學者小曾戶洋博士為宣傳森立之的業績而不遺餘力，日本大阪的東洋出版社陸續影印出版了森立之等學者的優秀著作，使沉睡多年的寫本、抄本與更多漢方研究的有志者見面了。筆者與中日同道合作，借助現代先進技術，在短時間內將其寫本電子數據化在中國出版，為中國學者利用日本研究成果提供了方便。正是我們這一代中日學者的共同努力，才使森立之的光輝未被世紀的塵埃所掩埋。

The Summit of Kampo Medicine in Japan: the Life and Works of Mori Tachiyuki

Xiumei Guo

History of Medicine, Medicine Department, Juntendo University

Chinese medicine in 19th century Japan culminated in the career of Mori Tachiyuki (森立之), who came from a long line of physicians. He followed such famous scholars as Izawa Rangen (伊澤蘭軒), and Taki Motokata (多紀元堅) to learn philology, phonology, textual research and medicine. When he was young he was banished to Sagami (相模) for 12 years, where he identified himself with farmers, hunters and local folk physicians, accumulated plenty of rich experiences and made on-the-spot observations and studies of medicinal plants, animals and minerals. After returning to Tokyo, he was long engaged in the studies of Han Learning and medical literature, and teaching. He compiled such books as “Notes to Treatise on Febrile Diseases” (傷寒論攷注), “Notes to Synopsis of Prescriptions of the Golden Chamber” (金匱要略攷注), “Notes to Shen Nong’s Herbal” (本草經攷注), “Notes to Plain Questions” (素問攷注) and “A series of Notes to Zhi Yuan” (枳園叢攷). He widely applied the ideas and methods of Chinese physicians of past dynasties and the evidential studies scholars of the Qing Dynasty, while inheriting the research achievements made by outstanding Japanese specialists in medicine, and corrected literal mistakes and misunderstandings which had spread for a long time. He also completed the Japanization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Keywords: Mori Tachiyuki, the Edo Period, the study of historical evidence, Kampo medicine